

优秀相选



优秀相声选

本社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任 骋

优 秀 相 声 选

本 社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开封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8.5印张 133千字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册

统一书号 10105·312 定价 0.64元

目 录

单 口 相 声

- 糊涂县官 张永熙 述 (1)
贼说话 张寿臣 述 (6)
贾行家 叶利中 口述
张耀榛 叶利中整理 (11)

对 口 相 声

- 如此照相 姜 昆 李文华 (23)
假大空 杨 昶 陈佩元 (37)
财迷丈人 刘 凯 侯跃文 (53)
昨 天 赵 志 常宝华 钟艺兵 (65)
婚姻与迷信 侯宝林 (79)
戏剧与方言 侯宝林 整理 (90)
韩复榘讲演 刘宝瑞 整理 (105)
妙手成患 侯宝林 (114)
批三国 苏文茂 朱相臣 整理 (122)
关公战秦琼 张杰尧 口述 侯宝林 整理 (137)

夜行记.....郎德澧 陈文海 蒋清奎

贾鸿彬 侯伯照 李培基原作

侯宝林改编 (146)

买猴儿.....何 迟 (163)

阴阳五行.....侯宝林 整理 (180)

对春联.....侯宝林 整理 (189)

绕口令.....郭荣起 整理 (202)

猜 字.....侯宝林 整理 (220)

武松打虎.....侯宝林 整理 (230)

顺情说好话.....彦授宸 述 (239)

菜单子.....侯宝林 整理 (242)

群 口 相 声

扒马褂.....刘宝瑞 侯宝林 孙玉奎 整理 (251)

糊涂县官

张永熙 述

从前有这么一段笑话。有一个和尚，四海云游，到处为家，指着化缘维持生活，有一天在茶馆里遇见一个老道，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盘道，每人都在夸奖自己，互相都有点儿看不起，谈来谈去就谈到经卷和学问。老道说：“出家最好当道士，打扮潇洒大方，我作一首诗，请你听听：

头戴道冠，身穿蓝衫，手拿拂尘，亚似神仙。”

和尚说：“你不象神仙，神仙没有象你这样的，你看我才象真神仙呢，我也作一首诗：

吃斋行善，常把经念，身披偏衫，好象罗汉。

我看你是：

长发不便，（就是说老道的头发太长不方便）每天打扮，非男非女，实在难看。”

和尚说老道不象女的，不象男的，老道可不乐意啦。当时给和尚也作了四句：

“身披袈裟，头上无发，割掉耳朵，好象西瓜。”

嘍！这一句话可把和尚气急了，俩人越说越恼，最后还真打起来啦。在那黑暗的社会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都能

发生。和尚抓住老道的头发，左右开弓，打了十几个大嘴巴。老道也抓和尚，抓了半天什么也没抓着，因为和尚没有头发，老道七抓八抓把和尚的耳朵抓着啦，往上一提，一张嘴“咳哧”，把和尚的鼻子咬下一块。这一下子可坏了！和尚弄得满脸都是血，茶馆里看热闹的人都围满了。七嘴八舌的说什么的都有。

这个说：“这是什么世道！”

那个说：“出家人打架真不象话，他们要这样，我们俗家人该怎么办哪！”

正在这个时候，地方上的衙役来了，一看两个出家人打架，还把鼻子咬下来了。见血就归刑事案子，不能私休，一定惊动官府。把和尚老道带到县衙门，偏偏又碰上了一位糊涂县官。这位县官，是用钱运动来的，上任日期不久，问了几件案子，一件也没问清楚。县官不但糊涂，并且还怕太太。

县官一听来打官司的，马上吩咐升堂。三班六房齐声“威武”一喊，县官往堂上一坐，差人们列站在两旁。县官一看堂下跪的一个和尚一个老道。再看和尚满脸净是血。县官问和尚：“为什么打官司？”

和尚说：“他咬我的鼻子。”

县官又问老道：“你为什么咬他鼻子？”

这个老道不承认，说：“老爷，不是我，是他自己咬的。”

县官说：“和尚，你自己咬的，为什么反告人家？”

和尚一听，心里这个气就大啦。我自己怎么能咬自己的鼻子？忙说：“老爷，我自己够不着咬哇。”

老爷一听，心想：对、对、对！自己是够不着咬，便向老道说：“他自己够不着咬。”

老道说：“他站在板凳上咬的。”

老爷一听认为完全有理，自己咬自己的鼻子，如果够不着，一站高点儿，那准能够着。责问和尚说：

“好大胆的和尚，站在凳子上把自己的鼻子咬下来，反要诬赖好人，来呀，拉下去重打四十！”

您看这和尚多倒霉，让人家把鼻子咬掉了，还挨了四十板子，挨了打还不算，还给押起来了，派差人跟老道上街找保，就这样马马虎虎退堂了。县官回到后宅，太太就问：

“老爷，今天是什么案子，为什么这么快就退堂了？”

县官说：“太太你不知道，是两个出家人打官司，一个刁滑的和尚，自己把鼻子咬下来，不说实话，反告老道，硬说是老道咬下来的，当时我把和尚打了四十板子押起来了，老道找保释放。太太，我今天这案子审得不错吧？”

太太一听，就知道又弄错了。说道：

“老爷，自己咬自己的鼻子，天大的本事也够不着哇。”

老爷说：“我也是这样问的，可是老道说和尚站在凳子上咬的。太太请想，无论够什么够不着，一站高点儿，不就够着了吗？”

太太说：“站得再高也不能咬着自己的鼻子呀。我给你搬个凳子，你站上去咬咬自己的鼻子，试试怎么样？”

老爷有点怕太太，他真的站在凳子上，够了半天，张着大嘴怎么样也咬不着自己的鼻子，可是他还不明白，又问道：

“太太，这个凳子是不是太矮啦？”

太太说：“好吧，来，你上房去够够看。”老爷当时到了院里，登着梯子就上了房啦，站在房顶上够了半天，没够着，这才明白。

太太又生气又是乐，说：“你快给我下来吧，赶快派人把老道捉回来，重新过堂。把老道重重打一顿，给和尚出出气。不然的话，老百姓也不服，说不定你这个官儿做不长啦。可是我又怕你问不清楚。这可怎么办呢？干脆这样吧！过堂的时候我躲在旁边，我跟你打哑谜，到时候听我的，叫你对老道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不好？”

老爷一听，太高兴啦。

“就这么办吧！”马上派人把老道捉回来，二次升堂，老爷早早坐在堂上，太太蹲在老爷身后，三班六房站在两边。把老道带到堂上，老道往那儿一跪，心想这回要倒霉。

老爷一拍惊堂木说：“老道！和尚的鼻子是谁咬的？”

老道说：“您不是问过了吗？是他自己咬的！”

老爷说：“不对！他自己怎么能够得着？”

老道说：“他不是站在凳子上了吗。”

老爷说：“胡说，老爷我都上了房啦，也没够着哇！”

太太心想：咳！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呀！用手一拉老爷的衣服，冲老爷伸了四个指头，这意思是打四十板子。

老爷回头一看：“来呀，打老道四板。”

老道心想：老爷太恩典啦，闹了半天，才打我四板儿。自己往地上一趴，等着挨打。

太太心想：糟啦！我让他打四十，他怎么看成四板儿啦。噢，一个手指头算一板，要是伸五个指头，那就是五板，要把手一翻，那就是十板，对。又一拉老爷的衣服，伸了五个手指头，反来复去，一五、一十、十五……四十。

老爷回头一看太太的手翻来复去的，当时吩咐：“把老道翻过来打。”

老道一听，这个气呀。打人还有翻过打的吗？这是什么老爷，简直是糊涂虫！站堂的也觉得不象话，可是老爷传下来话，不敢不翻，一拧老道脚脖子，真给翻过来了。

太太拉住老爷直摆手。老爷心想：摆手是怎么回事？噢！明白了。“来呀，给老道揉揉肚子。”

老道心想：我肚子又不痛，给我揉肚子干什么？

气的太太冲着老爷直咬牙，老爷一看，太太咬牙是什么意思？噢：“来呀，把老道的鼻子咬下来！”

太太急得都出了汗啦，冲老爷又咬牙又摆手，又指自己，这意思是：我说的不是这么回事儿。老爷更糊涂啦：“来呀！你们别咬啦，让太太来咬吧！”

贼 说 话

张寿臣 述

作贼的有说话的吗？这个贼上了房，等人睡着了，他好偷哇，人家老不睡，他在房上着急啦：“我说你们怎么还不睡觉呀？睡了我好偷哇！”没有那么一个。

闹贼，旧社会有这事，现如今可是没有贼啦！没有贼可是没有贼，您睡觉的时候对于门、窗户可也要留神，您要不留神，丢了东西，您让我负责我也不负责！“张寿臣说的没有贼，我丢东西啦！”我不管这档子事。反正啊，该留神还得留神。到什么时候留神哪？下雨天儿，刮风天儿，睡觉的时候得特别留神。这一下雨，唏哩哗啦，“好，外头下雨啦，挺大的动静，在屋里忍了吧，早点儿睡，凉快！”天热，“嗨，今儿可凉快啦！”一觉睡得踏踏实实的，醒来一瞧：全没啦！——下雨得留神。

刮风，外头有动静，呱嗒一响，是下来人啦，屋里人这么想：“这风大呀，把什么给刮下来啦？不出去啦。”不出去丢东西啦！

“点灯人未睡”呀，“咳嗽心必虚”。这怎么讲哪？外头一有动静，屋里这位呀直咳嗽，贼不走啦！“咳嗽心必

虚”，他知道你胆儿小哇，外头一有动静，你屋里一咳嗽，其实你告诉那贼：“你可别闹哄啊，我可胆儿小，我这就睡觉，我睡着了就不管啦，东西全是你的！”醒了全没啦！外头有动静，他开开灯，坏啦！你这一开灯啊，你在明处他在暗处哪，你屋里是怎么个人，有几口儿，有什么防备，抵得住抵不住，他全知道啦。外头一有动静，我告诉您一个好法子：屋里这儿说着好好的话儿，不说啦，电门“奔儿”关啦，这贼转头就跑，他知道您憋着算计他哪！

贼不说话，可也有说话的时候，这叫贼说话。怎么贼说话哪？嗨，什么事都特别！有一年哪，我们家闹贼，——那位说：“你们家还闹贼？”他分什么社会呀，这是在日本占领时闹混合面儿那年，我们家里闹贼！那位说：“怎么闹贼呀？”那阵跟现在不一样，您瞧我们的生活，拿我张寿巨个人说吧，如今哪您瞧我这身肉，吃得饱，睡得着哇！穿什么衣裳都能上台呀，就穿这身制服，就能上台，见谁都成，制服就是礼服哇，就行啦。那年月不行，那年月要穿这么一件上来，台底下能嚷，你得架弄着！在旧社会我们作艺的，哪怕借加一钱来哪，也得架弄着！夏天大褂就得有好几件儿，罗的，绸的。为什么哪？您想啊，上一场啊它就渴啦，再上一场，哎，湿了半截儿，您瞧多寒碜！干干净净，至少得有两件儿。到冬景天儿，皮袄，大衣，水獭帽子。一出来，人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真着急，借加一钱来的！那是衣裳吗？那衣裳用处可大啦，这一件衣裳兼了好些差事，分到哪儿，走到街上，这就是便服；上哪儿去有应酬，这就是礼服；上

台，这就是行头；睡觉，这是被卧；死啦，它就是装裹，全在身上哪！出来进去的就这一身呀。家里着急，光炕席，任嘛没有！

这贼呀，他瞧上我啦，“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嘛！“张寿臣一定富裕，他要不富裕，出来能皮袄、大衣、水獭帽子吗？”嗯，他哪儿知道哇，我们家里住一间房，屋里四个晃旮空，一块炕席，睡觉压着，连被褥（音卧）都没有！我是我那身儿呀，浑身倒；我女人哪，是她那身儿——棉裤、棉袄、大棉袍儿，浑身倒！枕头都没有哇，枕着我这双靴头儿，我一只呀，我女人一只，我女人那双靴头儿她得穿着，怎么？她那双袜子都没有袜底儿啦！就那么难。

哎，闹贼！我怎么知道闹贼呀？我们住一间北房，后山炕，头冲外睡，我哪，脑袋正对着个门，戴着我那帽子，把带儿一系，省得凉啊！这天后半夜儿，就觉着凉风一吹脑门子，我睁眼一瞧哇，蹲着进来一个人，又把门关上啦。我知道是闹贼，我可没嚷，因为什么没嚷？我回头一嚷，他这么一害怕，贼人胆虚，手里拿着家伙给我一下子，中伤啊！反正我没的可丢的，你屋里摸摸没有，你走啦，不惦记我就完啦。我这么瞧着他，他过来摸，一摸我这身儿呀全穿着哪，扒呀扒不下来，揪帽子，一揪我醒啦！其实我早醒啦，靴头儿，枕着哪！我女人也那身儿，炕上就炕席。还摸，我心里说：“你还不走吗？你走了就完啦，你走了我好睡觉哇！”他摸来摸去呀摸到西南犄角儿去啦，吓我一跳！怎么回事？西南犄角心哇，那儿有我的存项，是我的粮台，那儿有一个

坛子，里头装四十多斤米。日本占领的时候不是买米买不着吗？托人哪，弄了四十多斤。我这么一想啊：“没有错儿，他绝不能抱着坛子上房。连坛子带米一百多斤，一来也笨，二来走街上准犯案。多一半贼都迷信，贼不走空，取个吉利——抓一把走。抓一把也就是熬碗稀饭，连干饭都吃不了，我何苦得罪你呀。你不惦记我就完啦！”

我瞧他到那儿啦，一摸呀，是个坛子。上头盖一秫秸秆儿锅盖，把锅盖搁地下啦，摸了摸里头是米。我心里说：“你还不抓点儿吗？”他站在我眼头里叉着腰想主意。贼可狠啦，狠心贼嘛！他这主意太损啦：他把他那二大棉袄脱下来啦，脱下棉袄往地下一铺哇，又抱坛子。我明白啦，我心里说：“好小子啊，你可损啦！你那意思把棉袄铺到这儿，把坛子抱来往那儿一倒，一倒剩坛子底儿，顶多给我留四两半斤的，你全弄走，这我可对不住你啦！”他铺完棉袄一抱坛子，我顺手顺炕边儿下来啦，把袄领子逮着啦，往上一拉哪，就压在我身底下啦。我喜欢啦：“成啦，我身底下多一个褥子啦，我还瞧你的！”

他不知道哇，抱这坛子往我脑头里“哐——”这么一倒，我心里痛快啦，心说：“小子，你算拿不了走啦！我吃的时候呀费点儿水！”他把空坛子又搁那儿啦，他摸——他摸着大襟袖子一提不就走了吗？一摸没摸着，他心里纳闷呀：“怎么倒错地方啦？”把米扒拉扒拉，一摸是地。他纳闷呀：“一间屋子半拉炕，是铺这儿啦？”又一摸：“嗯？”他出声啦！摸这头也没有，“咦？”

他这么一“嗯”、“咦”，声音挺大，我女人醒啦。女人胆小，拿脚直踹我：“快起来，快起来，有贼啦！”我沉住了气啦，我说：“睡觉啊，没有贼。”一说没有贼，他答碴儿啦：“没有贼？没有贼我的棉袄哪儿去啦？！”

贾行家

叶利中 口述 张继楼 叶利中 整理

过去在我们北京有个人，姓贾，叫行家——贾行家。怎么叫贾行家呢？无不知，百行通嘛！小的时候家里有两钱，养得娇。又不念书，又不习武。到了二十多岁呀，父母也死啦！什么也不会，产业也败完啦！怎么办呢？幸亏好，他生了两行伶俐之齿，三寸不烂之舌，到处骗吃骗喝。跟这个交交朋友，跟那个拜拜把兄弟。跟谁一交朋友，那就算吃上啦！死鳔。您想嘛，哪有那么多的傻子呀！吃三天，没五日，人家就明白啦：

“哎！这是吃人的呀，远着点吧！”所以我们这位贾先生，有的时候一天能吃十顿，有的时候呀，两天未必餐一回！反正饥一顿，饱一顿，没准谱呀！

后来，也算这位贾先生有运气，交上一位财主——小财主。家里有两钱，可没田没地，三口人，指着什么呢？放个印子钱呀，倒倒手呀！过的还不错。这位姓什么呀？姓全，叫全不懂。怎么叫全不懂呢？他除了吃、喝、拉、撒、睡，什么事也不懂。就懂一样。懂什么呀？懂得要钱！这位全大爷有位太太，刚生了个孩子。怀抱，还吃奶哪！也不知道怎么回

事，这全大爷跟贾行家交上朋友啦！二位一见面，那真是恨今生相见之晚，越交越投缘。怎么哪？贾行家会说呀！他说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知人和，诗词歌赋，诸子百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说的这位全大爷晕头转向。简直拿贾行家当了圣人啦！全大爷认为自己什么也不懂，没有生财之道，靠着这两钱养家糊口，将来终久不是了局呀！现交了个好朋友——贾行家，将来可有借重之处。

自从全大爷跟贾行家磕头拜把兄弟之后呀，贾行家可得了理啦！搬到全不懂那儿住去啦！吃全不懂，喝全不懂，穿全不懂。简直说，他真是全不动啦！可是日子一多，这位全大爷也有点二愣啦！怎么？他这一家人将来还成问题哪，再加上一位贾行家，跟着足这么一吃，受不了呀！

有这么一天，全大爷找贾行家谈心：

“老二，按说咱们哥儿俩可过不着说这个，当初一个头磕地下啦！赌过咒，发过誓：有福同享，有罪同当，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可是我这个日月你是知道的呀！虽然家里有两钱，出的多进的少。死水养鱼，越来越干呀！你得想个主意。你不是什么都内行吗？我打算做个买卖，多少不是能赚俩钱吗？我富裕点，你不是也看着高兴吗？我好你也好呀！”

贾行家一听，这话也对。自己在人家这里住了快一年啦，什么也没干！正怕别人开撵哪！这么着倒好，该自己露两手的时候来啦——他露什么呀？他跟全大爷还不是一样，半斤八两。什么也不懂呀！